



华商报业策划

近些 再近些

GETTING
CLOSER

镜头背后的故事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近些,再近些:镜头背后的故事 / 巩志明主编.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12—322—4

I.近… II.巩… III.报社—新闻事业史—陕西省—画册
IV.G219.24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290 号

统筹 / 周怀忠 王世梅

主编 / 巩志明

编辑 / 董梅琴 陈冰

设计 / 王永刚

校对 / 肖建平 段影柔

近些,再近些

——镜头背后的故事

主 编: 巩志明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978-7-80712-322-4/G·261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重庆百年大旱 摄影 陈艺丰

序 prologue

张富汉

对一个成长了仅仅十年的企业来说，现在总结经验似乎显得为时过早。特别是当你有志于成长为一个百年老店的时候。与国外百余年的企业比较，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也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因此，过于仓促地把自己放在历史中定位，就显得草率和不负责任，甚至盲目自大。所以，摆在大家面前的这几本书，与其说是华商报业十年发展成绩的展示，不如说是对华商报业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反思，是华商报业在前进道路上的一次自我审视。

话尽可以说得冷静，但是作为当事人和参与者、发起人和领导者，翻阅这几本书，不动感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道路是大家一起走过的，艰难是大家共同经历的，喜悦是大家共同分享的，苦恼是大家一起品尝的。看到自己的记者独自在黑夜里跋涉，看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采访第一线奔波，怎么可能不动情？

因此，回顾这十年走过的道路，我还是有很多感慨：

首先，理想永远是成就一个事业的动力源泉。

不管我们的社会变得多么实际，不管我们的时代变得多么功利，我还是认为，理想永远是一个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他的志向有多么高远，他的发展空间才可能有多么阔大，他走的道路才可能有多么长久。特别是传媒这个行业，新闻工作本身就寄托了国家、民族、社会、广大劳动者对生活的美好想象，报纸本身就传递着民众的呼声、社会的情绪、政府的意愿，这些诉求使新闻工作远远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意义，而带有社会精神的象征。也正是有了对新闻的这一认识，也正是有一种执著于事业的理想始终在自己心中照耀，我们的记者才可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不断跋涉。应该说，华商报业十年的最大收获，是我们聚集了一大批有事业理想、有职业操守的员工，他们是华商报业的最大财富，也是我们未来事业发展的基石。

其次，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的时代。

过去十年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快的十年，也是中国以和平方式融入世界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对话代替了对抗，思想解放代替了意识形态冷战，民主理念逐步深入，社会法制逐步健全，民众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政府行为进一步规范，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传媒管理进一步科学，正是有这样一个背景，传媒才能和整个社会互动，才可能被社会接纳，才能迅速成长。也正是在这十年积聚了经验和教训，中国传媒业才可能在未来和世界传媒业巨子进行竞争。华商报业诞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受益于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经历这样一个时代变迁，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也是传媒从业者之幸。

第三、华商报业走过的是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

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往前每走一步，都会认为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回头看，留下的脚印歪歪扭扭。华商报业并不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风华正茂”，无论是新闻、经营还是管理，我们

都是在探索中走过来的,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我们也有过很多不正确的认识,我们的管理迄今还是粗糙的、不完善的。对此我是有清醒认识的,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员工也这样认识。经过这十年的历练,我们的员工不断成熟,我们的业务思路进一步清晰,我们对未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信心。

华商报业的成长,不能不感谢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鼓励和支持,不能不感谢我们读者的宽容和厚爱。具体到这本书,我想表达的是,我本人是摄影记者出身,对摄影难免有所偏爱,经常会产生握住照相机的冲动。这种偏爱不可避免地会在工作中有所体现。与同行比较,华商报业所管理的报纸对图片是比较重视的。这本书所收录的新闻作品绝非尽善尽美,但它们确实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让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看到这些照片,我是激动的,在这里,也向付出辛勤劳动的摄影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年5月

目录

contents

序

prologue

有一种记忆叫铭刻 001-042
a stamp in memory

有一种行动叫揭露 043-074
an exposure of empr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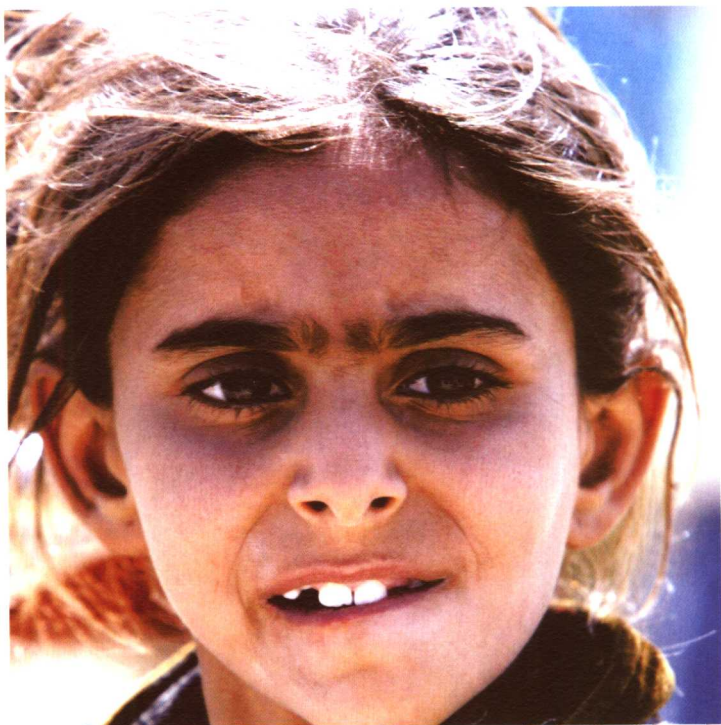
有一种目光叫关注 075-108
a sight of attention

有一种情怀叫关爱 109-132
an affection of care

有一种场面叫揪心 133-166
a spectacle of anxious

有一种魔鬼叫冲动 167-182
a demon of impulsion

有一种状态叫投入 a state of devotion	183-208
有一种世界叫多彩 a world of polychrome	209-236
有一种追求叫品位 a magazine in taste	237-242
有一种生活叫网络 a life in network	243-244
有一种使命叫神圣 a mission of inviolability	245-247
后记 postscript	249



有一种记忆叫铭刻

A STAMP IN MEMORY

人的生命是身体和精神的集合体，而人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记忆左右的，也就是说，曾经的记忆决定着人类的认同和判断。如果说历史是人类昨天的记忆，那么记录性的照片就是我们今天的记忆。

我们的精神走向是崇高还是卑下，是激越还是消沉，是坚定还是动摇，就是在我们对今天的记忆进行一次次梳理中逐渐确定，逐渐清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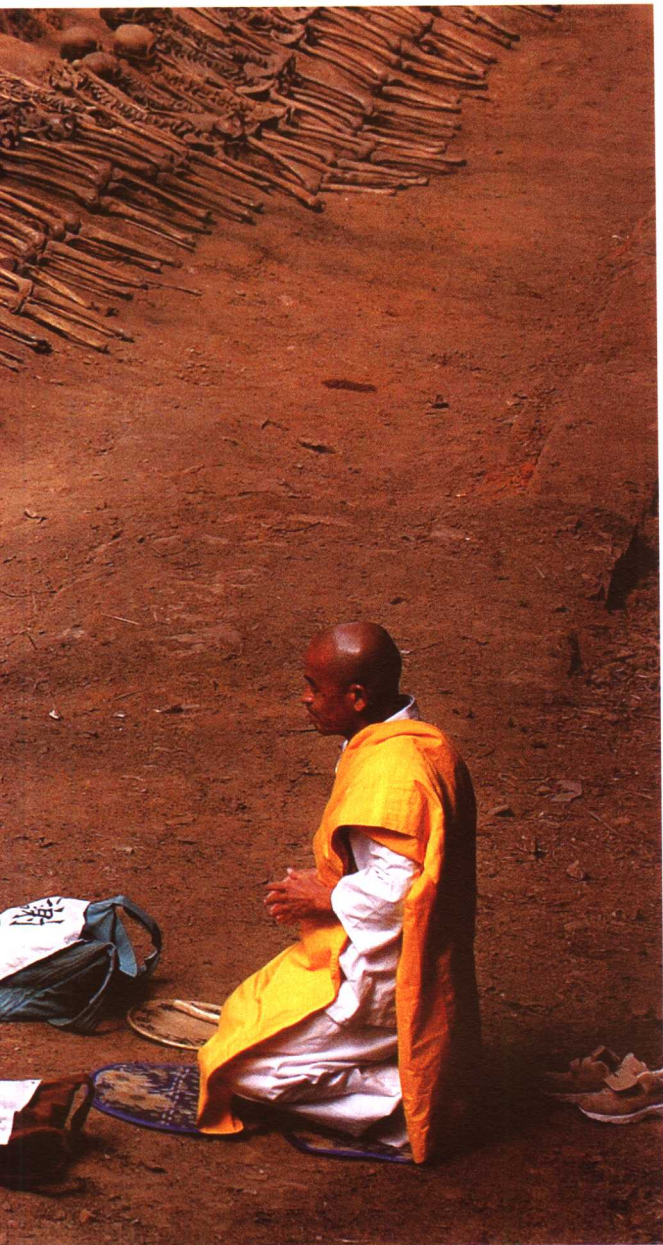
001

谢罪



2006年5月9日,吉林省辽源市。日本僧人岩田隆造来到辽源的“万人坑”,在179具白骨前跪拜诵经、祈祷忏悔。这个过去被称作“万人坑”的地方是日本伪满洲国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这里埋葬的中国劳工的尸骨,见证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该图获得影响2006——CCTV年度十大新闻图片银奖。

摄影 郭亮



2006年5月9日13时,来华绝食谢罪的日本僧人岩田隆造步入吉林省辽源市“万人坑”。他一个人,慢慢走上81级台阶,站在9矿工墓碑前,垂首致礼。随后,他走过一条山道,来到谢罪祭拜的场地——“万人坑”。

整整3排!密密麻麻的尸骨躺在山坡上,每两具尸骨的距离仅一拳之宽。13时30分,当面对179具死难中国矿工的尸骨时,他再也无法抑制泪水,第三次俯身跪拜在吉林大地上,以求谢罪!跪下、磕头、站起;再跪、再磕头、再站起……4次大拜后,岩田隆造跪下敲鼓诵经,3轻4重的鼓声绵绵不绝。

显然,眼前的景象远远超出了岩田隆造的想象,他嘴唇颤抖:“从前只在书上看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万人坑’。太残忍了!”据馆员介绍,这个尸骨陈列馆原地展出179具矿工尸骨,是国内最大的公开展览的“万人坑”之一。该矿1931年注册时有92318名矿工,到1935年仅剩18000名,7万多人埋骨于此,“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从辽源煤矿运走1549万吨煤,留下6个‘万人坑’。”13时45分,岩田隆造走进尸骨群,插上8炷香,又在身前燃起一炷香,开始了谢罪祭拜仪式。空旷的大厅中,佛号与鼓声悠悠回响,偶尔有断续,那是他在擦拭泪水。岩田隆造站起身来进行4次大拜,第4次大拜连续叩首3次,每次叩首长达10秒钟以上,他重复了两遍这种谢罪方式。下午3时,岩田隆造继续敲鼓诵经,5分钟后,法事结束。

2006年5月7日早晨,岩田隆造从北京赶到长春。这是他此次来中国谢罪的第7站。岩田隆造身高1.6米左右,一身白衣黄袍,装着法器的绿包挎在左肩,装着随行物件的棕包挎在右肩,每个包上用4个别针固定一张白布,分别书有“谢罪”、“谢恩”。说起背包上写着的“谢恩”,他说此行谢罪为主要目的。

2006年4月18日,岩田隆造从日本福冈出发飞赴上海。赶到长春前,岩田隆造已踏访了上海、武汉、重庆、西安、洛阳、北京,并谢罪叩拜。下一站他将赶赴哈尔滨。

伊拉克战争

2003年3月14日当地时间傍晚6时,《华商报》记者张宏伟、胡国庆乘坐的波音777飞机平稳降落在科威特国际机场,从这一刻起,他们开始了20多天的战争前沿报道工作。3月20日,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空袭,举世关注的伊拉克战争爆发。



2003年3月28日,伊拉克南部边境塞夫万镇,一位等待领取援助物资的伊拉克儿童。
摄影 张宏伟



2003年3月28日,伊拉克南部塞夫万镇,一名伊拉克儿童在美军的枪口下,领取水和食品。
摄影 张宏伟





2003年3月,《华商报》记者胡国庆在伊拉克。当地人正在领取联合国分发的日用品。摄影 方迎忠



2003年3月28日,伊拉克南部边境塞夫万镇。物资极度匮乏的伊拉克人焦急地等待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发放。摄影 张宏伟



2003年3月14日当地时间傍晚6时,我与同事胡国庆乘坐的波音777飞机平稳降落在科威特国际机场。走出机场,迎面看到两辆美国军用悍马战车,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游荡在周围,战争气氛浓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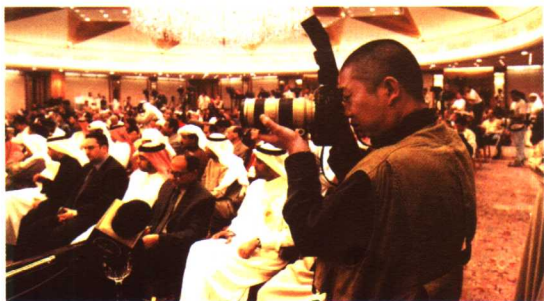
从世界各地来到科威特的记者据说有2000多名,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记者最多时有30多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专门从埃及和英国抽调两名驻站记者到达科威特。在科威特采访的地方媒体除了我们《华商报》,还有《广州日报》等4家报纸,各种肤色的记者每天会随时出现在新闻中心。

3月17日,联合国人员撤离科伊边境,大批记者聚集在零号检查站;3月19日下午,大批车辆和美英武装人员及辎重进入边境地区;3月20日,战争终于在当地时间早上5时45分打响。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始终无法到达战争的前沿现场采访,每天都有大批记者被阻在零号检查站,所有前往北部地区的车辆都要接受科威特边防警察和美英士兵的盘查,只有个别欧美媒体的记者拿到美英联军颁发的“红纸”才可入内。我们亲眼看见一辆越野车冲关而去,立即有两名武装警察鸣着警笛追赶。

在海湾采访的20多天里,我有种感觉是“谣言满天飞,天天愚人节”。美英联军努力控制媒体唯己所用,最初从美国主流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说:“斩首行动”已经把萨达姆炸死;伊拉克51师师长及其8000名官兵已向美军投降;美军机械化部队进军巴格达没有遭到抵抗;巡航导弹如何精确打击目标而没有伤及无辜平民……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原以为听到和看到的这些美国战地新闻“都是真的”,孰料,其后不久,其他方面的信息和电视画面就让这些虚假信息不攻自破。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吹风会的主题只是人道主义,至于战况进展和伤亡数字等一概不谈及。

3月26日和28日,我们两次随着科威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进入伊拉克境内,在报道救援的同时,我们更多地将镜头对准了伊拉克平民。在乌姆盖斯尔的塞夫万镇,经过10年的制裁和战争的影响,这里的人民生活极其悲惨,当援助车队到达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在美军枪口和呵斥下,接受水和食品。年长的妇女和年幼的儿童因为无法挤近卡车争抢食物,只能眼巴巴远远流露出乞求的目光,这些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2003年3月,《华商报》记者张宏伟在科威特国家新闻发布会上。
摄影 胡国庆

“神五” “神六” 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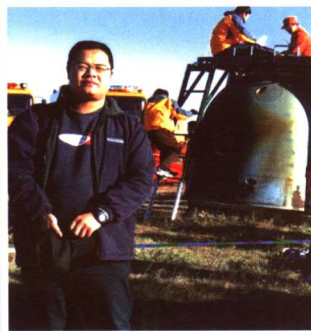


2003年10月15日,甘肃省酒泉市中国卫星发射中心。上午9时,我国首次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搭载航天员杨利伟成功发射。

摄影 李杰



2005年10月，甘肃酒泉。
《华商报》记者李杰在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采访。摄影 许海晗



2003年10月，内蒙古。
《华商报》记者宁峰在“神五”回收现场。摄影 李亦南

2003年10月7日下午，在茫茫戈壁滩上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月光朦胧时分我们才到了发射中心的某号基地。第二天，开始了紧张而神秘的“地下采访”。

戈壁滩的夜晚特别安静。夜里10时，我在一位当地朋友那儿借的小灵通突然响了，一接竟然是报社打来的，要我们将当天的稿件发回去。没有网络，无法传递稿件，我一字一句地将稿件口述回报社：“航天员叫杨利伟，一米六九，1965年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大队军人，辽宁绥中人……”第二天，《华商报》最早报道了杨利伟的独家消息。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前，连队的战士们要提前7个小时开始做程序，所以15日凌晨1点钟就起床了。我也睡不着，一是为飞船升空的那一刻激动，二是怕睡着了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0月的戈壁滩非常冷，温度最低已达到 -7°C 。不觉得到了5点多钟，东方的天开始放出红光，出奇地红，与戈壁滩地平线分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我走到离发射场足有六七公里的地方，这里能拍照但不是最佳地点。我下车后径直向发射场方向走去，“遥望”发射塔上的“神舟五号”飞船。

我将相机架好，调好速度和光圈，等待着发射的那一刻。虽然戈壁滩上此时风力并不大，可气温特别低，大伙都裹严了大衣，还在不停地跺脚。不一会儿广播里传出了倒计时的声音：“10、9、8、7……”此时，我身边的20多名专家和官兵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抢那仅有的几部望远镜，争执声还没有停，“轰隆”一声巨响传来，震得地动山摇，大家都欢呼起来。

我从长镜头里看到飞船点火后徐徐上升，我听见自己按动的快门声音犹如机关枪扫射“咔嚓、咔嚓”不停。

2005年10月12日，我国第二颗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再次发射。虽然“神六”发射时间是上午9:30，由于我没有获取任何采访证件，因此不得不提前几个小时“潜伏”进去。凌晨3:30，我就起床了。到了监测点之后，四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供监测仪器用的作业车轰鸣作响。10月的戈壁滩上温度已经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只穿了一件羊毛衫和一条运动裤的我真的有些受不了。

为了能够近距离拍摄“神六”发射，又不被巡逻发现，我借着发射塔远远的亮点，背着摄影包、拄着独脚架，一步一步吃力地朝目标前进。在距离发射塔大约3公里远的地方我停了下了。由于戈壁滩十分冰凉，我只能一会儿坐、一会儿跪、一会儿趴，站起来是不敢的，否则目标太明显会被发现。后来，老天爷竟然开始下雪了，我的膝盖麻了，手脸都冻红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9点，我迅速拿出相机换上35MM-350MM镜头，没想到手被冻得连将相机固定在独脚架上的力气都没有了。装好了设备，还没等做好测光工作，相机上已被吹上了一层细细的沙子。于是我不得不将冰冷的相机藏在怀里用衣服包裹起来。

9:20,9:25……我也给自己来了个倒计时，为了防止寒冷中抖动持不住相机，我双膝跪地，将独脚架上的相机紧紧地固定在额头上，就在“神六”发射瞬间，我屏住呼吸，一口气用高速连拍拍摄了40多张照片。

“成功了，成功了！”我大声地喊出声来，接着想迅速站起来，跑向5公里外的监测点坐车返回，可是我的脚却因冻的时间长，不听使唤了。